

妃你不宠

FEINI BUCHONG

一场穿越时空的生死暖恋

一个永烙脑海的深情预言

究竟是谁在耳旁轻声诉说

愿用生生世世的轮回，换她一世相守

万千宠◎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妃你不宠

FEINI BUCHONG

万千宠◎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妃你不宠/万千宠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2012.3

ISBN 978-7-5113-2182-4

I. ①妃… II. ①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17026 号

●妃你不宠

著 者 / 万千宠

策 划 / 周耿茜

责任编辑 / 棠 静

责任校对 / 孙 丽

装帧设计 / 无设计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10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 16 字数 200 千字

印 刷 /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2182-4

定 价 / 29.8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目录

- 第一章 失业 / 001
- 第二章 穿越 / 007
- 第三章 墨府 / 017
- 第四章 初见 / 027
- 第五章 奸情 / 033
- 第六章 初吻 / 040
- 第七章 童趣 / 044
- 第八章 情敌 / 053
- 第九章 离开 / 061
- 第十章 倚秋 / 073
- 第十一章 方府 / 080
- 第十二章 蛇伤 / 087
- 第十三章 原委 / 091
- 第十四章 勤王 / 100
- 第十五章 遇袭 / 113
- 第十六章 生辰 / 124
- 第十七章 风波 / 140
- 第十八章 争斗 / 149
- 第十九章 狩猎 / 157
- 第二十章 秘密 / 168
- 第二十一章 指婚 / 173
- 第二十二章 离京 / 180
- 第二十三章 甜蜜 / 186
- 第二十四章 遇险 / 212
- 第二十五章 被抓 / 221
- 第二十六章 宝藏 / 228
- 第二十七章 梦醒 / 237

妃你不宠
FEINI BUCHONG

第一章 失 业

耀目的各式霓虹灯，拉开了繁华的夜幕。本市数一数二的饭店，门前名车一字排开，大堂装饰得富丽堂皇。漂亮的礼仪小姐，笑容可掬地领我上了二楼。

我叫许清月，今晚请我吃饭的是本市市长的公子——杨驰。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审美与众不同，抑或是倾城之姿看厌了，想换换口味，总之，在某次活动后，我成了被他盯上的猎物。公司领导因为利益关系，无情地把我推入了狼口，我成了待宰的羊羔，直接成就了今晚的晚餐。于是乎我成了陪聊、陪喝、陪吃的新式“三陪”。

“清月，你总算来了。”

刚到西餐厅的门口，杨驰就迎了过来，嘴边挂着让人倒尽胃口的淫笑，眼睛里散发出混浊不清的光点，看得我心里直哆嗦，手臂上泛起了一层又一层的鸡皮疙瘩。

其实他也算是少有的美男，眉目俊朗，鼻梁高挺，薄唇的线条恰到好处。如果此时，他不露出骇人的猥琐面容，而是安静地坐在落地窗的桌旁，我想不用他约，我也会犯花痴黏上去。

可惜，看上我的人我看不上他，我看上的人他们看不上我，所以年芳二十四仍是单身女一枚。

“不好意思，杨公子，让您久等了。”我微微咧开嘴，嘴角上扬，露出一个淑女牌微笑，就差俯身作揖了。

“怎么叫杨公子，叫我驰。”他的语气有一贯的高傲和不容拒绝，



身体贴着我，左手很自然地扶在了我的腰间，一副深情款款的模样带着我往雅间走。

“唉，真热，”我故作夸张用手扇了扇风，不留痕迹地绕开了他的手，自顾自拉开一个凳子，“杨公子，坐这儿吧。”

“再叫杨公子，我就生气了。”杨驰直接拉开了旁边一个凳子坐下，脸上有些不悦。

唉，看他一副不爽的表情，我在心里叹了口气，只好认命地坐在自己拉开的凳子上。

侍者点完餐后，他左手有意识地玩弄起桌上的跑车钥匙来，右手拉着我的手，开始讲他吃过的山珍海味。从川菜、湘菜、粤菜、闽菜再到徽菜、苏菜，讲完八大菜系后，又开始讲酒，从国产的白酒讲到波尔多的红葡萄酒，从果酒讲到贵妃酿。

“驰，你真是见多识广！”我听得乏善可陈，明明昏昏欲睡，却还得装出一副崇拜向往的模样，不时点点头、搭搭腔，心里面只期待食物快点上来。

“清月，想换工作吗？”杨驰突然话锋一转，那眼神别有意味地看着我，怎么看都像色欲攻心的模样。

小心翼翼斟酌着他话里的意思，我笑道：“现在上班挺开心的，暂时不想换。”

“嗯，想换时，记得找我。”杨驰一边说着，还煞有介事地拍了拍我的大腿。

身体一滞，笑容僵在脸上，我在心里把他祖宗十八代都挖出来骂了个遍。我不喜欢陌生人靠得太近，就算伪装，眼底的嫌恶也会显示出来，我想他一定看得出来，我不喜欢他，厌恶他。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这时，一个森冷低沉的男声从隔壁传来。

“哼，你没资格知道！”一个尖锐的女声，不屑地冷笑，马上回了

那男人的话。

一听到有人吵架，我乐了，装作很感兴趣的样子，马上站起来观看。可不是我歹毒，如果有人像念经般在你耳朵旁嗡嗡半天，你就知道泼妇骂街都是一种天籁，至少人家抑扬顿挫，声情并茂。

目光穿过若隐的淡金色纱帘，微微晃动的水晶帘子，把橘红色的柔光幻出了迷蒙的色调，如此有情调的雅间，此刻上演着真实版的野蛮女友，抑或美女与野兽。

杨驰站起来观看时，隔壁房间的争吵已经升级，拉拉扯扯之间，凳子移位，衣服凌乱，都算是轻的了。

只听见“啪”的一声，野蛮女友扬起的手在空中划过一条美丽的弧线，送给我们一个高挑骄傲的背影，潇洒地走了。那个被人赏了一巴掌的男士，背影无比落寞地抽起了烟。我甚是感叹地坐回了座位，很想说点什么。

“这种女人就是欠抽！”杨驰一脸阴沉，为那沉默的男士打抱不平，语气就像九重天上睥睨众生的王者。他所见到的，所感受的，都是主动送上门百般讨好的女人，自然无法理解被女人掴掌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。

“呵呵，你不会碰到这种女人的，她们爱你都来不及。”我狗腿地笑着说，默默在心里加了一句，爱的都是你的钱，你的权，其实你算个什么，横行靠的都是你老子。

“那是，”杨驰笑得很得意，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，他丝毫没听出我的话外之意，兀自骄傲地说，“在征服与被征服之间，我选择征服；在受伤与伤害之间，我选择伤害。”说完，他无比感叹了一句，“哎，这辈子，我都不会知道被女人打的滋味了。”

我内心的邪恶分子在听到这句话后，就像雨后春笋一齐冒了出来：“你想试试？”



杨驰可能没听清楚我的话，下意识点了点头。

“啪”一声巨响，一只软软的小手，在空中划过一道潇洒的弧度，落在了一张清俊的脸上，那脸顿时绯红。杨驰呆愣住了，似乎还没从被打的事实中清醒过来。

我嘟着嘴撒娇似的不满地开口：“好疼哦，你脸皮真是厚，干吗叫我打你呀，这种要求真奇怪，不过我心地善良不好拒绝罢了。”

杨驰铁青着一张脸，眼睛直直地看着我，看得我浑身发麻。他肯定知道我是故意的，这下死定了，一个公司的小虾米，居然不自量力，跟市长的贵公子斗法，我可以预见未来生活的各种惨烈，很没出息地想到了溜走。

“我去上个洗手间。”我慌慌张张地拉开凳子，提起包就往外冲，想不到他根本就没有拦我。

“师傅，去紫苑小区。”坐在出租车上，我还惊魂未定，不停地往酒店门口张望，还好，没人追出来。

上班高峰期，路上行人特别多，个个形色匆匆。

“让一让，借过，禽流感！”高分贝的女尖音，悠悠盘旋在高档写字楼的上空，散落在各个角落。

我口不择言，不时抬起手腕，看看时间，8厘米的高跟鞋，在路面发出急促的咚咚嗒嗒的声响，路人纷纷侧目，看见我火急火燎的，很整齐统一地让出一条道来。

倒不是真怕我有禽流感，而是我的架势太吓人了，如果被我撞到了，岂不很亏。当然那些眼神，大都是不善的，有看好戏的，有嘲笑，有少量心领神会的。脸都丢到外太空去了，本来我的装扮看起来算是十足的可人，现在怎么看都像一个疯妇。

话说，都怪那个讨厌的杨驰，昨晚回到家，本来沾枕头就睡的我，居然破天荒失眠了。辗转反侧几个小时，绵羊数了上千只，又数了上

千只老虎来吃绵羊，可能是老虎没吃饱，在我脑袋吵闹不停，居然到两点才迷迷糊糊睡过去，结果今天仪态全失。

争分夺秒赶到公司，盯着卡钟上的时间，我迅速刷卡，心里不快，马上一扫而空。

8点59分又56秒，你知道这个幸运的数字说明什么吗？说明，我又伟大地打进一记擦边球，又节省了迟到要缴的十元罚款。

可别小瞧了这十元钱哦，拿着这钱，我可以买到二十个白白胖胖的大馒头，这白白胖胖的馒头我早上吃一个，中午吃一个，晚上要减肥免了，这样算下去，足足能吃上老多天了呢，你说我能不高兴吗？

得意之余，很想学乔峰，来个气势宏伟的哈哈大笑。可惜我笑出来，也是神不似、声不似的怪胎，所以还是别吓人了。

“早！”我神采奕奕，语气愉悦，冲美丽动人的前台美眉小娟打了声招呼，准备进办公室，丝毫不知道灾难马上就要降临了。

“清月，你看来很开心啊，今天特意来办理离职的吧？”小娟秀丽的脸上没有太多表情，只是淡淡的语调里有丝丝羡慕的意思。

“离职，我为什么要离职？”我一脸奇怪，反问道。

“杨公子给你介绍了一份好差事啊，难道你不知道？”小娟也是一脸好奇。

一听到杨公子三个字，我心生不好，顾不上答理小娟，赶忙往自己办公桌走去。报应来得如此之快，我呆立在那儿。

果然，办公桌上空空如也，美其名曰“体贴到连东西都给我收拾好了”。狠狠地咬牙，这人真小气，不就扇了你一个巴掌吗，连饭碗都给我端了。

一小时后，我耷拉着一张脸，随手把刚从办公室抱出来的纸箱往垃圾桶一扔，“咕咚”一声大响，才回过神来，自己真的失业了。

一小时前。“主任我不辞职，我的工作能力、业务知识、职业素养



大家有目共睹。”语气诚恳中带着恳求，我试图说服他。

“对，你是做得不错，但公司也不能收留你了。”他靠在大班椅上，语气僵硬，一脸严肃，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。

“我不辞职，公司也不能赶我。”听到他没有丝毫转机的话，我脸一沉，语气不善，气氛马上就僵了下来。

“你负责的蓝旗项目有问题，现在人家要告我们公司，你不走就准备吃官司吧！”似乎早就料到我会这么说，他说这句时，语气平淡得就像我们在讨论中午去哪里吃饭一样，甚至端起茶杯，悠闲地喝了起来。

蓝旗项目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签了项目完结书，钱都进了公司账户，做回访跟踪服务时都没听见他们反映问题，现在却突然冒出要在法庭上说事，搁谁身上，都不会信。

“任谁都知道这个是借口！”我不死心地开口。

“法院不知道。”他还是一副要死不活的平淡模样，我已经气得满脸通红，这场争执谁赢谁输，一眼就可以看出来。

“我看你还是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！”他终于把眼神移到了我的脸上，那心灵的窗户里，尽是意味深长。

别看他现在把一副领导派头发挥得淋漓尽致，你绝对想象不到，两天前求我跟狼男吃饭的那副孙子样。可惜，任我再咬牙切齿，再想把他的骨头拆了炖汤喝，也只能在心里进行，谁叫我是个小人物呢。

好吧，我承认我胆小怕事，挥一挥签字笔，成了无业游民。

第二章 穿 越

走在街道上，我迷茫地看着各色行人。虽是上班时间，路上的人还是很多。大多数人面无表情，眼神冷漠，根本没人留意不停唉声叹气的我。我垂头丧气托着腮，坐在街边的石质长凳上，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，没留意正有人朝我径直走来。

“呦，怎么沮丧着一张小脸呀，都说想换工作找我啊，你不说，我又怎么知道。”

杨驰来到身旁，声音像被人捏住嗓子般尖尖的，让我想到了太监，下意识看向他的手，还好，没有跷起传说中的兰花指。

我继续托着腮，眼神没有焦距，懒得搭理他。你让我失业，我就无视你。

“怎么不说话？你想进什么样的企业，我爸都可以安排。”他语气还是一如既往地拽。

继续看空气，就是不理他。

我在想这个人到底有什么阴谋，说他看上我了，我是绝对不会信的。身材又不惹火，容貌也不羞花，性格跟温柔丝毫不沾边，更没有做贤妻良母的潜质，怎么看都不像能迷倒这个“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”的市长公子。

那么，他这么费尽心思是为了折磨我吗？想到这儿，我浑身打了个冷战。天啊，我有点想剁掉自己这只惹祸的手了，如果他不想让我好过，那我在这座城市就没得混了。



既然如此，只好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我要摸清他的意图。

“你想怎么样？”我漫不经心地开口，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意思在里面。

“我想怎样，你不清楚？”杨驰一扫常态，虽是调侃的语调，神情却倏地认真起来。

那幽幽目光，让我浑身莫名不自在得很。你想，他的猥琐形象已经深入我心，现在突然变了，那不是比往常更可怕吗？

虽说如此，我还是秉着不耻下问的美德，语气含枪带棒：“我不知道啊，谁敢乱猜堂堂市长公子的心思，不过在我身上浪费这么多时间不是明智的。”

“那不是浪费时间。”杨驰一脸高深莫测地笑了起来。

见他这样，我更加没底了，今天的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语气与态度都与吃饭那次相去甚远。

其实，加上今天这次我才见过他三次，他的性格到底如何，心里还真是没底。不过想想也知道，市长的贵公子嘛，肯定也是一个花天酒地的纨绔子弟。

“不说算了，我很忙，杨公子你慢慢待着吧。”我在心里嘀咕，抵触意味十足，你爱怎样就怎样，姑奶奶我惹不起，躲得起，转身想走。

“清月，你从未因我有市长公子的头衔而高看我。”他在身后，低沉而缓缓地一字一句说道。

听到这话，我站立，原来他是因为这个才对我纠缠不休？“不，你错了，没有哪个女人不爱慕虚荣，我也是女人，没那么高尚。对你不感兴趣，是因为我还在想，是不是可以碰到更好的。”

我刚说完，手腕被人狠狠拽住，不轻的力道握得我生疼。

我回过头，装作不解：“杨公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

他脸上一闪而过的怒气，冷哼了声，放开我的手：“清月，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，你没必要为了躲避我作贱自己。”

我错愕，在他深深的黑瞳中，看到了自己目瞪口呆的模样。杨驰居然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凭这一点，他就不可能是我看到的那副草包模样，草包又怎能一次就看清别人的心思。

我第一反应是，我被耍了。

敢情这是一出扮猪吃老虎的戏码，我就说，他什么绝色佳丽没见过，怎么见到我，反而一副饿鬼扑食的模样。“你玩我！”我咬牙切齿，握紧拳头，真的很想揍他。

“我玩你又怎么样，一般人我还没兴趣玩！”他嘴角噙着笑，痞痞地说道。

见他这样，我恶狠狠地说：“某市市长公子在某高级餐厅轻薄女食客，遭女食客掴掌的新闻，将红遍各大门户网站。”

他耸耸肩一脸无谓，笑得很邪恶：“免费成名后，我为了报答你，决定以身相许。”

如此暧昧的话，听得我面红耳赤。好吧，他很腹黑，我这样的小狐狸 PK 他这样的千年狐狸精，明显道行不够。

“既然你是装的，那你干吗让公司把我扫地出门？”我和他并肩，边走边说。

“你是第一个打我的女人，难道不应该对我负责吗？”他转过脸，认真凝着我，语气戏谑中透着点真。

本来是小事一桩，经他一说，反倒成了天大的事。我满头黑线，语气充满鄙视：“你不装得那么讨打，谁有胆子动你。”

“所以我决定负一半的责任，趁别人没看到你的好时，把你绑在我身边。”

他非得说得那么不明不白吗？我偷偷瞥了杨驰一眼，在他澄明的



黑瞳中，如意料中那般，脸红了个彻底。

彼时，我还不知道日后和他会有怎样的纠葛，只是后来才知，终究是我欠了他一世深情。

躺在公寓的小床上，我趴着苦思冥想。

这世上如果真有一见钟情的话，那也不应该落在我这种姿色平凡的女人身上。不是我非要妄自菲薄，而是太有自知之明。好吧，我承认听了杨驰的话后，有些飘飘然了，开始想入非非。不过试问，哪个女生不希望有人欣赏自己，倾慕自己呢？

“清月，我帮你写了推荐信。如果你愿意与我一同上班，记得打个电话给我，不要那么快拒绝，答应我，好好想想，行吗？”

躺在床上，脑海里像是有一个复读机，一直在重复杨驰临走时说的话，手中的推荐信上，是他刚劲有力的钢笔字，却是公事公办的口吻与格式。想着想着，我猛然从床上蹦了起来，抓起钱包风风火火出了门。

“帮我买一张去某城的火车票！”我对售票员说道。

现在我需要找个安静的地方休息几天，好好想想杨驰的问题。能去好单位，我自然很开心，但是天上掉馅饼这种好事，我这倒霉孩子绝对碰不到，谁知道我得到了好工作的同时，又将付出什么……

闺蜜玲曾经说，我总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女金刚模样，天大的事，最多是睡一觉，明天还是一样生龙活虎、生机勃勃，这样也可以称之为没心没肺。可就是这样，天不怕地不怕、没心没肺的我，在感情面前是一个十足的懦夫。正如这次，我又找借口出逃了。不管杨驰出于什么目的，再一次自欺欺人，鸵鸟埋沙。

某城，是外婆的住处。打小我就是在外婆家长大的。父母都是园林设计师，常年驻扎在外地，天南海北地跑，自然没时间照顾我，因此，我与外婆格外地亲。

“外婆，我回来啦……”温柔的娃娃音，经过大嗓门一吼，完全扭曲变形，那高分贝的颤音，在寂静的小村很是突兀。

“小清月。”外婆从大堂走出来，脸上溢满了欣喜，接过我的大包小包，一路絮絮叨叨，关心我的工作，担心我的身体。

晚上，外婆做了很多我爱吃的菜，我毫不客气地大吃一通，还意犹未尽。饭后，搬了一张躺椅，拿了一条毛毯，在门口乘凉。

外婆家门前，有一棵不知年月的古树。听外婆说，有一年村里发水灾，很多村民靠爬在这棵树上才躲了那场天灾。村民们对这棵古树也很是尊敬，逢年过节还要在树下烧些纸钱。几年前，村里修马路，为了给古树留生，本来的直道，硬是围着山绕了一圈。

现在我就睡在古树下面的躺椅上，裹着毯子，听着蛙鸣虫叫，沐浴着习习夜风，享受这一刻难得的清静，心里好不惬意，一个舒适过头，睡着了。

广袤无垠的夜幕，幽黑的天空中点缀着无数颗一闪一闪的小星星。突然，东面的天空，出现了一个深黑的大洞，一圈一圈，不停地旋转。一颗最大、最亮的星星慢慢陨落，拖着长长的尾巴，在空中划过一个漂亮的弧度，落在了枝叶繁茂的古树上。那旋转的黑洞，像一张巨大的嘴巴，瞬间将躺椅上我的小身子吸了进去。

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在思考着这个问题。

周围的风景很美，放眼望去，及腰高的枯草无边无际。风拂过，浅黄色的荒草左右摇摆，连绵起伏，像黄色的浪波一波追着一波。虽然眼前景色优美，我心情也不错，但问题是，我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？

昨晚，我躺在外婆家门口，古树下乘凉。墨蓝的夜幕，挂着满天繁星。我呼吸着夏季特有的清爽果香，数着小星星，最后睡着了。

难道梦游了，我自言自语。可我明明记得自己没有梦游的习惯。



话音刚落，忽听后面传来擦擦的踏草声，那声音越来越近，盖过了荒草与荒草之间交头接耳的沙沙声。动作声响极大，隐隐有万马奔腾之势。

我看了看身上穿的粉色吊带睡裙和地上的粉色珊瑚毛毯，迅速用毛毯把自己包了个严实，猫着腰，躲进了荒草丛中。

这声音怎么好像很多马匹扬蹄奔跑之声？我静静地窝着，很疑惑。这年月，看马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不去动物园，要不看电视，怎么可能会有马这种生物在路上横冲直撞？沉思间，那震耳欲聋之声就在离我不远处停了下来。

趴在草丛中，微微弄开眼前的枯草，我用自己极好的视力，穿过蓝天，穿过白云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，绕过层层障碍物，看见了两个颀长的背影。

啊！晴天霹雳啊，那两个看起来，好像是男性的身影，居然都穿着古装。

狠狠地掐了自己的大腿一把，疼，很疼，非一般地疼。疼就说明现在我没有在朗朗晴空下做白日梦。哦，想到了，这是在拍古装电影。

话说，我还从来没在生活中见过明星，还是如此近距离接触，那个激动啊，安抚下扑通扑通乱跳的小心脏，我聚精会神地盯着前面的身影，不想错过他们的一举一动，压根儿就忘了自己所处危险之地。

“师尊昨晚夜观星象，发现红掌星陨灭，接着一束蓝色磷光，带着金色火焰从天际坠下，消失在磐龙山上，难道是那个人出现了？”此话是那白衣说的，他的声音低沉充满磁性，听到耳里也是一种享受。

我捂嘴偷笑，他们拍戏还真认真，有师尊夜观星象，会不会有师尊掐指一算呢！

“听说，勤亲王的人，也在寻找此物。他们的消息倒是灵通，短短一宿，就开始行动了，我怀疑有内鬼。”此话是那蓝衣说的，他的声音

让人如沐春风，平静中带着柔和的气息。

光听声音就把我迷得神魂颠倒了，我在身上四处摸了个遍，看能不能找出一支笔一张纸来，一定要帅哥给我签名。

“谁在那里，给我滚出来。”

突然的大声呵斥，着实让我吓得不轻，拍了拍自己的白痴脑袋，又犯花痴病了。才想起来，穿成这样，身上怎么可能会有什么物品。这下好了，被帅哥们发现了，可是就这么点声响，他们也能听见，这长的是什么耳朵哦！

我一脸不好意思，尴尬地站了起来，老师说了，偷听人家讲话是不礼貌的，不过他们比我晚到，这也不算偷听吧。

白衣和蓝衣转过身来，我看过去，一时间惊天为人，三魂七魄都飞去帅哥那里了。

什么丰神俊朗、温文尔雅、玉树临风、逸群卓绝，都不足以形容他俩的面貌。如果眼前有镜子的话，我一定可以看见自己张着血盆大嘴流出三尺液沫，双眼里溢满了桃心。

“还不过来，难道是要我的剑来请！”白衣的音调不怒而威，剑眉轻蹙，一脸嫌恶。肯定是我这个色女的眼神太过赤裸裸，把一副大灰狼要吞小白兔的邪恶嘴脸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我拉着披在肩上的毛毯，极不情愿，慢吞吞地朝两位帅哥走去。

虽说现在满大街的人，穿的布料是一个比一个少，但是在外婆家这种民风朴实的小山村，我身穿吊带还外带裹着毛毯，站在荒山野岭，怎么看都像一个……此处略去二十个字，传出去对他们二老的名声极其不好。

“两位帅哥，我们打个商量，打扰你们拍戏是我不对，能不能请你们保密，不要说见过我，到时候我请你们吃山里的特产。”我边走边说，语气很诚恳，还讨好地眨了眨本来就不大的眼睛，故作可怜的模样。

